



庄子四讲

〔瑞士〕毕来德 著 宋刚 译

中华书局

B223.55/14

2009

庄子四讲

〔瑞士〕毕来德 著 宋刚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四讲/(瑞士)毕来德著;宋刚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9.4

ISBN 978-7-101-06467-4

I. 庄… II. ①毕…②宋… III. ①道家②庄子 - 研究 IV. 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591 号

-
- | | |
|------|---|
| 书 名 | 庄子四讲 |
| 著 者 | (瑞士)毕来德 |
| 译 者 | 宋 刚 |
| 责任编辑 | 朱立峰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½ 插页 2 字数 66 千字 |
| 印 数 | 1 - 6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467-4 |
| 定 价 | 13.00 元 |
-

中文版序

本书四讲 (*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是根据我2000年秋天在巴黎法兰西学士院所作的四场系列讲座整理而成的，在其中介绍了自己当时研究《庄子》的一些成果。

自我卸下日内瓦大学教职以来，我所从事的《庄子》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在研究《庄子》思想之外，想在《庄子》的启发之下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二是让《庄子》将来有一天变成西方学人能够深入理解的一部经典。在这方面，我只能做一点点铺路的工作。

为此，我在这本小书里采取了四种办法：首先是翻译，通过法文翻译呈现我对文本的解读。我认为，这是我工作的精华所在，也是这本小书能够吸引法语读者的主要原因。其次是阐释，让阐释伴随本文，使二者一样地明晰而有共同的节奏，产生一种复调音乐的效果。第三，尽量参照西方读者固有的一些知识和亲身体会，让他们更容易切入庄子的思想。第四，在出版选择上，刻意跳出了一般读者往往敬而远之的汉

学研究系统，更注意避开了风行于市，却不为真正爱好哲学思考的人所接受的“东方智慧”丛书。本书发表几年以来，一直受法语读者的欢迎，可以说证明了这些办法是有效的，当然更证明了庄子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思想家。

这本小书是给西方读者看的，相对于中国读者，可以说是背过身子讲话；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会在中国引起一定的兴趣。把这样的一本书译成中文，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对《庄子》的解读主要体现在我的翻译当中，所以必须把我的法文翻译翻回中文，不能径取原文了事。我为了阐释《庄子》思想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中文没有现成的相应词汇，加上法语与汉语的句法、修辞相距甚远，把清晰流畅的法文转换成准确自然的中文，实非易事。其中的种种困难，译者宋刚先生都一一努力解决了，我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中文版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解，对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的人名、书名或概念作了说明。

这本小书的法文第一版于2002年问世，现已多次重印。随后2004年出版的《庄子研究》(*Etudes sur Tchouang-tseu*)是我其他一些关于《庄子》研究论文的结集，篇幅比较长，难度也大一些，但同样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我对《庄子》的理解与阐释，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己之见，希望方家不吝指教。至于我提出来的哲学问题，则祈愿能有“忘言之人而与之言”矣。

毕来德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原 序

本书四讲系 2000 年 10 月 13、20、27 日与 11 月 3 日，应法兰西学士院中国现代史教授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先生之邀，在该院所作的四场讲座。在此，笔者对自己在卸下日内瓦大学中国研究教职之后所从事的一些研究做了一次检视。

庄子是中国古代一位大哲人。一般认为其卒年当在公元前 280 年左右。汇集了他本人及其后学著述的作品没有标题，习称《庄子》。

这部举世无双的作品，西方汉学家很少有人曾认真加以研究。究其原因，恐怕在于，这本书我们若想入其堂奥，就必须先完成一种双重批判：一是要摆脱我们普遍认定的那种所谓“中国思想”的概念，二则还得同时对我们自己某些最牢固的观念提出置疑。

《庄子》目前还没有一个称人意的法文译本。Liou Kia-hway(刘家槐)的译本 *L'Œuvre complète de Tchouang-tseu*(Gallimard, 1969), 虽收入“七星丛书”《道家哲人》(*Philosophes taoïste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80), 译文却委实薄弱; 晚出的 J. -J. Lafitte 译本(Albin

Michel, 1994)也没有更理想。L. Wiegier 神父在其《道家学说的诸教父》(*Pères du système taoïste*, 1913, Cathasia 1950年再版)一书中的译文,则已是彻底过时了。最好的西文译本当属 Burton Watson 的 *The Complete Work of Chuang Tzu*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8)。A. C. Graham(葛瑞汉)的 *Chuang-Tzû,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llen & Unwin, London, 1981)不如前者令人信服,但书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对原文引用出处的标示,第一个数字为篇数,字母表示篇下的分节,之后的数字为《庄子引得》(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1947,台北承文出版社1965年再版)中文字句对应的行数。本书对汉学研究的引用力求简要。

《四讲》第七次发行时,笔者因2004年《庄子研究》(*Etudes sur Tchouang-tseu*, Allia, 2004)一书的出版,对原书略有更动。

补注:最近法国汉学家乐唯(Jean Levi)有新译全本 *Les Œuvres de Maître Tchouang* (*Encyclopédie des Nuisances*, 2006),文笔新奇,比其他法语译本耐读,但未必可靠。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原 序	5
第一讲 运 作	1
第二讲 天 人	31
第三讲 浑 沌	69
第四讲 主 体	103

第一讲 运 作^①

《庄子》可以有百种读法，但原则上只有一种是好的，就是能够准确把握作者赋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义的那种。笔者就是试图接近这样的解读——首先是因为它应该是最有意思的解读，其次是因为这是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学者们不朝这样的目标努力，则始终无法整合众人的力量，一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① 法文原题 Le fonctionnement des choses（事物的运作）。

因此，笔者的态度是有别于许多汉学家的。他们仿佛彼此心照不宣，久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所谓《庄子》一书，其文本如此艰深，其传承状态又如此疑云重重，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更是离我们非常之遥远，所以企图确切理解它，非为天真即属妄想。在他们看来，千百年来无数注释、衍义、解说又附加其上，而这些注解本身也都晦奥难通，所以障碍已呈不可克服之势。其实大家之所以如此众口一词，恐怕是因为这样的观念，让人大可不必细读文本，尽可以人云亦云，生套些陈词滥调，或对《庄子》随意诠释解说，也不必担心遭到别人的反驳。

我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一成见。我采取的作法不是试图提出一种特定的解读，而是要陈述自己是如何去尝试理解庄子的，一方面要阐明我自认为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也坦承自己遭遇的疑惑，以及自己还在追问的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让读者了解到，当我们本着一种既严谨又大胆想象的精神去研读这一文本的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发现。

我的研究是这样开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译了《庄子》的一些段落，这既是出于对翻译的喜好，也是因为想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些段落的思想内容。在这样断断续续的翻译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原作

之高明，不只是高明于西方汉学家的各种译本和所做的各种诠释，也高明于中国历代文人及现代学者的诸种阐释。从此，我对《庄子》原文的兴趣日增，同时，对这些二手资料则越来越产生了戒心，导致我最后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研究议题：一是《庄子》本身，二是人们长期以来对它施以的种种简化、歪曲或挪用。

这里我得补充一点：我的研究，假如不是始于翻译，而且一直把翻译列为最终目的，就不会是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因为没有任何研究方法，任何学术规范会像翻译那样迫使我们如此全面审慎地考量一份文本的所有特点，包括它的架构、节奏、语气，等等，——而这些也都一同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原文与其对应的法文文本之间的多次往返、多次对照是逐渐显现文本含义的最有效的方法。我甚至认为，一种不曾经历翻译之考验的诠释，必然是主观而片面的。

到目前为止，西方汉学家大致是以四种方式来研究《庄子》的。最常见的是借鉴传统的中文注解来翻译、评注《庄子》。另一部分人则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宗教史入手，对传统评注加以更新或是精致化的研究。还有的人则偏重于文本的考据学研

究，他们大多只关注文本的传承、来源以及真伪等问题。最后一些研究者则试图将《庄子》当中某些提法与西方某哲学家，特别是当代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加以类比，由此构织新的论述。

这些方法尽管都是有用的，却始终让我感觉稍欠人意，只是很长时间也看不到别的可能。后来有一天，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庄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它，至少它的一部分，乃是一位哲人的作品。我所谓的哲人，指的是这么一个人：一，他进行独立思考，而且是根据自己对自我、他人及外界的亲身体会进行思考的；二，他注意参考在他同时及在他以前的别的哲人的思考；三，他对语言的陷阱又有敏锐的感悟，因此十分谨慎地运用语言。

这一想法在我面前开辟了新的视野。我自己对这样的哲学活动有兴趣，这在庄子和我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原则上的平等关系。他既然根据他的亲身体会进行独立思考，我既然也愿意这样做，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交会：他的经验与我的经验，必然或多或少有彼此印证之处。由此我便得出了自己的第一条研究原则。每次要去研究《庄子》的一段文字的时候，我首先要问自己的，不是作者在推演一些什么概念，而是他在谈论哪种具体的经验，或是共通经

验中哪一个方面。

我的第二条研究原则是在维根斯坦^①那里找到的，更具体地说，是他在下面这段文字。他在《纸条集》当中写道：“我们在此遇上了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典型的现象。可以说，难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在看起来只是答案的入门阶段里辨识出答案来。……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一种解释，而看不到描述已经是困难的答案——当然要给这一描述它应有的地位，要停留在这一描述上，不再试图超越它。——难的是：停。”^② 维根斯坦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过这一想法。在他最后的手稿中，他是这么说的：“早晚要从解释回到描述上来。”^③ 在他后期的哲学当中，他就是这样，对一些最基本的现象耐心地、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描述的。这也是他后期的笔记会显得如此令人困惑的原因：他是以高度的注意力观察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亲近”或是“几乎当下”的现象。

而我有一天意识到了，庄子在我最熟知的一些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奥地利人，后半生任教剑桥大学。二十世纪重要哲学家，对语言的运用有深入研究。

② Zettel, § 314. 笔者译自德语原文，下同。

③ Über Gewissheit (《论确实性》)，§ 158。

段落当中，也是这样做的。我前面已经认定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首先关注自己的亲身经验的人。而我现在发现，他是在描述这些经验，而他的描述非常精确，非常精彩，也一样是描述“无限亲近”与“几乎当下”的现象。这又为我打开了新的途径，可以依靠这些描述去理解庄子的一些核心思想，而由此一步一步走进未能理解的区域。

维根斯坦说，要停在描述上。这意味着两点：一是要放弃我们日常的活动，转而全心全意地检视我们眼前的或是甚至离我们更近的现象；二是要以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花足时间，找准词汇，抵御话语本身的牵引，强迫语言准确表达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且只是表达那些。后一点则要求对语言有极高的驾驭能力。而维根斯坦和庄子，虽然如此迥异，却都是出色的作家，这绝不是件偶然的事。

下面就是《庄子》当中这类描写的一个范例。这是书中第三篇《养生主》里的一则对话。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与庄子同时代的魏国君主文惠君^①，另一个是他的一个屠夫——一个庄子想象的人物形象：

① 公元前 369—前 319 在位。

庖丁为文惠君解一头牛。他或手触牛体，或是以肩膀顶住牛躯，或是双腿立地用膝盖抵住牛身，都只听哗哗的声响。他有节奏地挥动牛刀，只听阵阵霍然的声音，仿佛是在跳着古老的“桑林舞”或是在鼓奏着“经首曲”。

文惠君叹道：“佩服！技术居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您的臣仆我所喜好的不是技术，而是事物之运作。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满眼所见都是一整头牛。三年以后，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部分而已。而到了现在，我只用心神就可以与牛相遇，不需再用眼睛看了。我的感官知觉已经都不再介入，精神只按它自己的愿望行动，自然就依照牛的肌理而行。我的刀在切割的时候，只是跟从它所遇到的间隔缝隙，不会碰触到血管、经络、骨肉，更不用说骨头本身了。（……）在碰到一个骨节的时候，我会找准难点，眼神专注，小心谨慎，缓慢动刀。刀片微微一动，牛身发出轻轻的‘谏’的一声就分解开来，像泥土散落掉在了地上。我手拿牛刀，直立四望，感到心满意足，再把

刀子揩干净收回刀套里藏起来。(……)”^①

我只引用了这段文字的一个部分，因为我目前只关心文章开头的那段描述，也就是庖丁对他自己学习过程的描述。

庖丁对文惠君说，在他刚开始做解牛工作的时候，“所见无非全牛者”，满眼都是那一整头牛。面对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他只会感到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之后，最初这种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状态发生了变化。经过三年的练习，他就“未尝见全牛也”，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部分了，也就是那些在切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庖丁已经灵活了，开始战胜客体对他的对抗了，他所意识到的已经不再是客体对象，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活动了。最后，这一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庖丁对文惠君说：

① 《养生主》(3/b/2—7, 10—11)。所引原文如下：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